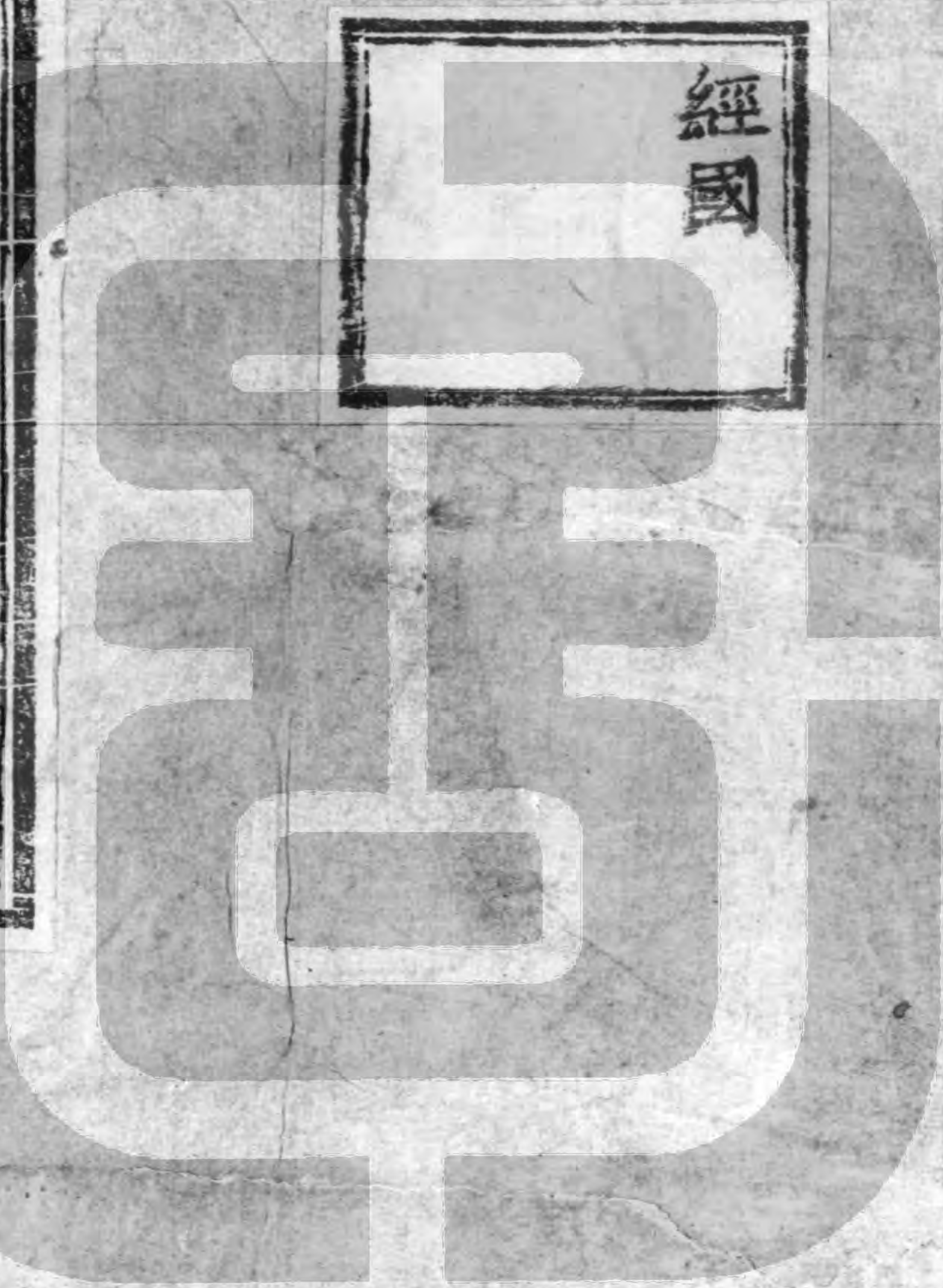


6244
43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九十三
之九十五



乘之而不能成。商宗周宣漢光武之業者。未之聞也。苟惟不此之務。徒能張虛氣。出大言。志遠慮。爭小利。而曰能圖恢復者。非臣所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五

經國

宋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諺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

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比虜。乃陵廟之深讐。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讐之未報。雖享天休。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為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為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為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

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為此邪。抑真欲和議之成。而為此邪。以為姑為此也。則既為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為也。且苟而為此。欲以何求也。我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為也。以為真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違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違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戮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遠。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

辨矣。夫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為觀。冀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偽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憚憚。不幸蹉跎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

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為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達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耻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充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為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立論大功。惟陛下擇焉。

熹又奏曰。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來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時時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繁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遠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虜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幣原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雍。後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

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疆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臣竊遠賤。愚震懼天威。未敢罄竭所聞。以久稽聖聰。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

王質上言曰。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為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於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柘深林。伏豈草。得其偶。

然自墮於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罟獲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歸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葛裒。篡立為葛裒者。其守國蓋亦得策。無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為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矣。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葛裒已叛。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葛裒覆車之鑒也。葛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於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為葛裒者。亦固知攸濟。其初欲奔河南。嗚。我以為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反。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

我。苦勸葛裒勿弃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為和。而陛下難於弃要害之地。固勢如初。已而大臣異議。遂遣撤兵。則乘間違。遂脇我以為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裒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嘆我以為和。勢稍。則就我以為和。勢既振。則脇我以為和。於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裒之被袞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裒初年。金人已有一亡證。其能存立。漸至康強者。和之效也。故葛裒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此葛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偽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求決。欲

奔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中原之人
 又久困蹂躪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決混一之計。天從五
 國之衆。雜居中原。曠然以夷變夏。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
 原既不能以抗金人。而又無所望於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粘罕
 兀術之後。善觀天下之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
 雖為相屬。而實未嘗相安。粘罕兀術之後。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
 夫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其以為中原之人。
 食我水土。為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
 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毒。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
 而簸擗。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未嘗為我所
 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憾。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之稍復。未嘗為
 我所下。而皆為中原百姓所歡。岐亮一動。而中原之。為吾之利

也如此。為彼之害者。知彼葛藟困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
 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藟永不敢離燕地
 永不敢與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為之
 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藟明見此理。堅守此
 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藟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
 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
 為葛藟之謀。究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
 為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藟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為銷變。而
 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為省費。而吾當撓之使費作。如人經病後。務
 為調適安和。惟慮病之復。則當勞動其精神。耗散其氣血。不當養之
 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無見天下之勢。則當。然隨勢而施謀。倘
 移乘與進。幸建康。則中原必。傳親征。彼不得不。發。刷。調。發。以為之

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涵涵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峻亮以斷然不移之志。持熾然不可向之威。方其發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藜之庸豈可以比峻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襄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燕。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為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謀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驕。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為鷲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為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為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變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實。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闕。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屬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擡。

則不能遽止。變久則變多。變廣則變熾。彼方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全力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攬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任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為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為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為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則女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徒見其外虜然以穴。而不知其中朽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蘇。靺。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惜女真於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惜五國於中原之內。蓋益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為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遂而歸。苟惟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於中原也。諸戎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貓鼠之相乳。蜈蚣蛇蛇之

同仇者也。烏能久而相安。五胡之亂。劉氏為匈奴。而胡滅之。石氏為胡。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而氏滅之。復與而晉又滅之。符氏為氏。而羌滅之。復與而羌又滅之。姚氏為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陵蹂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戴天之讐。則其不反兵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道為難。則改策居汴。太祖嘆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為國。而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為守。已過承平之太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為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於承平。

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股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為征稅之法。既而嘆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為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六困。而我為衿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六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後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存南為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為司馬氏。已而為劉氏。為兩蕭氏。為陳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揚氏。已而為李氏。惟司馬氏有南最久。名為百有二年。而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歲月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

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何者。相思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為難。然桓溫至潁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懇懇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為符姚劉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漢然也。而苦趣其望。痛恨其返。蓋慮比有拓跋。西有赫連。與華人真情終不安於夷虜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為我毀族。為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憤。闕然相踈於我。而無所効其情。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它時。日愈久。則情愈衰。情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人之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

日。但當死鬪。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惘然也。它時中原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使不與夷虜相安。則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我。則知有我。不知有它。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為名。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偽不敵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為難。陛下過聽而禾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以十分為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而安得有情於劉

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借助於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畧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為深。光武起於中原。其勢為便。陛下興於東南。其勢為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於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匹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營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關東初平。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阮翼公孫述一子於度外。然終不能自己者。慮後患之難圖也。况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賊於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

英主能與世為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齒髮逸。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於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筋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驥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効而無難。恃陛下之為英主也。如臣區區。可惜為介斧之所傷。殘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遺恨。實惟陛下圖之。

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為太學正。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

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後持陛下以戰戰不驗後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事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即勃然有勤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拍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

質又奏曰臣嘗論之夫人之為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有間而可入善為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擊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隣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唱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唱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開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襮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持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

城而易趙壁。趙人雖吝於予壁。而喜於得城。壁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壁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壁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於加兵而不忘。蓋知其無能為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為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為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為。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弄地有三。

或不能有而弃。或無所得而弃。或交相易而弃。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啗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室閭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其處利害之際。至於符堅之寇。而不為懼。謝玄之勝。而不為喜。未嘗不容嗟嘆息。以為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鳴。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質又奏曰。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

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為之。雖間有所拂於世俗。則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紜。反覆於冥漠之中。博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其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於銖兩鈞石。量之於龠合升斗斛。深明於毫忽之間。曲辨於勺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亨。高則為名。所眩下則為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皇惑顛倒而莫知。冕錯之削七國。王深謀之挑李虜。朱弁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為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為。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為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不能振。退渾党項。

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至以為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為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角。必敗。黠戛斯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為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既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虜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為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為誅虜而生虜。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德裕人以為為可德裕以為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鑿銅器。此其為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殆不過十數萬。而江淮浙西之民。皆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為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於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

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端。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之人。雖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暮夕。雖國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紛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為善計利害者。不為也。

質又上固本論其一二。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為鑄於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臨。樊塙而分爾汝。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鼓之聲。而長江未嘗染夷虜戎馬之氣。雖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行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於一擲。卒阻於淝。和抗彼佛狸之師。非脆敵也。八衝蕩飄忽。一旦至。然遂巡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為晉

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邀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能越。淮終不可以蔽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寧。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勝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徧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蔽江先於蔽淮。非以為淮之米可以蔽江也。綴之於前而待之於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閑。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重鎧。一鎧者。一鎧洞則一鎧存。而被軍鎧者。一鎧洞則肌骨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蔽江之實。而無蔽江之名。有蔽江之實。則我得利。無蔽江之名。則彼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九州郡之卒。亡者不補。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衛府。廣。而郵傳者。舉

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舉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秦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於江西。而波流於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如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土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厲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為然。則密輸兩淮之計。臣可以換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為養土兵之資。則兩淮不為無用。而緩急可以緩敵。長江不為無助。而倉卒得以為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安坐而待變。不可使褊夫處之。褊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為庸。急不為褊。然後能以

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其二曰。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當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為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為可畏。自百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桓起於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自正朔。蓋其適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閣。縱橫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以為盜賊竊發。蠻夷侵擾。皆不為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朴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故盜賊卒然起於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

為一時之擾而不可為久遠之患。至於柔忍朴厚之人。呼之則來。指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於為害。故唐之崔寧。草草皆積累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為崔寧。大而為王建。凡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而者。此臣之所以為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繼。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尾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為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重誨納涼師之兵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夫困虎豹於一閑。跳踉奮噬。乃所以趣其闕。擬刃

於人膏。予之不疾應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走困虎豹於一閑。而重誨之策。則擬刃於其膏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於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於常備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為之訕辭。而深恤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為患。而不可為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為專制者資耳。

表諫友上規恢三事奏曰。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深念列

聖二百年之貽。讓中原千萬人之思。漢粵自踐祚。力圖大勳。臨朝慨
嘆。日軫宸慮。將帥之能。言上。廩於主。擇士卒之貧。寔由意以加惠。繕
治器甲。修築城堡。選練將士。儲待金穀。雲屯之分布。馬政之蕃息。凡
是數者。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然臣猶有愚慮。以獻陛下。其說有三。
一曰。毋露機。二曰。毋較禮。三曰。毋輕敵。夫帝主之兵。貴謀而賤戰。智
者之謀。計定而機不發。史臣論先武之復漢。而歸之沉毅。先物焉。蓋
我之不沉。則事未及舉。而迹已布見。將物先於我。而我烏能先物哉。
臣願陛下以貴謀為先。以沉機為智。舉事貴乎漸。使彼浸聞而不疑。
決策貴乎神。使出其意。而臣測戒。飭邊吏。防姦人之探刺。申諭統帥。
毋生事以張皇。凡吾求以勝敵者。橫斜曲直。而彼莫知所終焉。此臣
所謂毋露機也。自古復人之讐。必以吾所不足愛而易其所可愛。小
則不較。小屈不郵。此其志未可量也。越王報吳。卑辭厚禮。惟吳是徇。

蓋辭之卑。禮之厚。於吾固無損也。而適足以滋其驕玩之習。矜其恃
惡之志。而重吾國人憤懣不平之氣。用是以報。烏有弗濟者。臣願陛
下毋憚言辭。毋惜苛禮。酬應之儀。毋薄於疇昔。使命之遣。毋專於小
臣。將取故予。而養其貪侈之姦。屈已下人。而激吾國人之憤。謀之如
此。而待之又如此。豈不足以舉事哉。此臣所謂毋較禮也。夫以有餘
者待人。而以不敢自足者處己。則無玩敵。無輕舉。將見可而進。如破
竹矣。東漢之初。匈奴飢役。自相紛爭。臧宮馬武。願得五千騎。以立功。
先武謂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帝非其請。果無是事。特欲益。矜其惡。靜
觀其變。而徐起。以取之耳。故其後有空朔庭之舉。天下之事。亦豈在
驟忽。而亟圖哉。臣願陛下幸醜種。年來衰亡已兆。而愈先自治。嘉中
原年來。思漢正切。而益務綏懷。常若彼有難圖之形。而我未有必取
之勢。善甄養。晦堅意。篤志待時。而動奮然。必為將何往。而弗克者。此

臣所謂毋輕敵也。夫是三者固豈區區然求目睫之勝哉。養吾之力以深藏其機。安吾之民以姑盡其禮。全吾之策以熟料其敵。皆所以為不可測之計。期必發而必中爾。惟陛下鑒臣之說以觀今日之勢。而不以為迂。將不歲月而復古興周。明漢隆漢。正休周宣漢光於千載之上。如臣等輩。期與中原赤子共覩漢官威儀之盛。豈不壯哉。詔友又上言曰。臣嘗觀漢高祖最善慮事。方天下未定。自關以西。每先固守。然後東征西伐。得以取勝。其自將擊陳豨也。非蕭何守關中。則韓信之叛實累其後。明年又自將擊布。亦因視而慮。常使問蕭相國何為。帝之意謂寧使吾之伐人者未克。毋寧使吾之境有變焉。蓋跋前疐後。以掣吾肘。用兵之大忌也。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深念列聖二百年之貽謨。中原千萬人之思漢。粵自咸祚。力圖大勲。將擊則上廬於主。擇卒伍則捐金以加惠。器甲。矜堡。士馬。金穀。凡古

人戰勝攻取之具。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夫以在天之靈。而鑒觀陛下復古之念。如此固已啓之威。復見於今日矣。然臣猶有愚慮。未識忌諱。以獻陛下。伏見年來江湖之盜。時敢竊發。比者廣西李接小寇。亦敢為妖。此固自投死地。何足誅鋤。而臣私憂過計。以為當清明偃戈之期。區區亦辭。隨自殄滅。固何足道。然陛下方篤意復古。勲在朝夕。它日復會東都。舉國大進。于時江湖閩廣數路。為一有警。必有遠後掣肘之患。此豈可以不預為之防也。夫江西湖南盜賊固當深慮。若閩廣三路。尤不可忽。蓋地土牽聯。團簇又諸郡相望。別無險隘警之崗。草首成一區。或有寇盜。苟不即滅。非若江西湖南路。地形斷續。隔焉。散落。時有高下險阻之比。若不先為之策。異日必為後累。臣輒以管見。五說仰涸天聽。其一日。乞行下閩廣三路提刑司。專一措置。諸州宗軍。全守臣同本州

兵官日務訓閱。立為賞罰。激厲能者。不得占用一名。提刑每歲循行
點按。不得因而撻擾。月具見管禁兵姓名人數申奏。其二曰。閩廣諸
郡。城壁頽圯。兵器駁削。三廣尤甚。乞行下三路運司。借撥錢本。同各
州守臣措置。日下修築城壁。務令堅固。打造器甲。務為可用。具已修
打過城壁器甲數目申奏。其三曰。二廣郡守多係部闕。凡以資序而
得者。率是癯老羸羸之人。何以應猝。乞命大臣更擇緊要州。取旨升
作堂闕。選材差授。詳除第二任知縣人。內係極瘴去處。厚立賞格。三
路守臣陞解之日。戒以訓兵愛民之事。庶使材力有餘。可以責任。其
四曰。每遇三路謀帥擇憲。必先威望智略。足以彈壓鎮服者。仍乞同
各州守臣。皆一一久任。毋遽遷易。如任滿日。部內無切發事。並與遷
秩。名擢否則。取旨懲罰。以為懲勸。其五曰。竊惟聖心旁洽。遠民興行。
年來二廣之古。浸多秀穎。宜命大臣搜揚薦召。擇其一二以漸擢用。

誠足以收遠郡之心。銷姦慝之習。亦漢高慰趙子弟之遺意也。臣愚
欲望睿斷。首以閩廣為重。願鑒臣說。以次施行。庶幾陛下養晦蓄銳。
奮然必為之日。可以專意北向。無復顧後之憂。蓋天下之事。惟周防
厚慮者。為不可敵也。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全大計。寔宗社幸甚。

今
美言卷之九十五
十六

正德